

愿新版“墙头记”不再上演

[今日话题]

82岁的梁克平老汉长期卧病在床,3个儿子都不愿赡养他,逼得老汉想上吊。老汉绝望至极,拨打110喊来了警察。

(12月12日《现代快报》)

[读者快评]

愿新版“墙头记”不再上演

看到孤零零蜷缩在病床上的梁老汉,我不由得想起《墙头记》里那位骑在墙头上的老父亲。文艺作品终究是夸张的艺术,所以剧中的“大乖”“二乖”再可气,观众不会真往心里去。然而,当这剧中的一幕活生生地出现在生活中时,作为“观众”,我无法让自己平心静气。

有道是:“不养儿不知父

母恩”。梁老汉的儿子们也有一把年纪了,做父亲已不是十年八年了,怎么还没体会到父亲的恩情呢?说来说去,我们只能总结为一条:在他们的脑子里,什么伦理道德、孝道,统统是个稀罕物。对这样的人,就是磨破嘴皮讲再多的大道理,恐怕也是对牛弹琴。所以,我只能无奈地奉劝他们一句:不妨把“自私”再深入一些,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终究你们身上也有自己亲生并且亲手养大的儿女。 程绍德

应为“养老院”正名

梁老汉久病在床,遭到3个儿子的嫌弃,意欲将其送往养老院。其实,进养老院的用意并不坏,既有专人护理,还有众老人聊天解闷。梁老汉不愿意进养老院,不外乎两个原

因,其一是抱着老观念,认为只有孤寡老人才住养老院,而自己儿孙满堂应该在家庭里安度晚年。显然,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如今,一对独生子女夫妻需要赡养四个老人,无论时间还是精力上都难以承担。所以,未来的发展趋势只能是进养老院。其二是养老院的条件不好。从目前的情况看,养老院确实存在着数量少、费用高、条件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让老人们愿意住、住得起、住得好。 慢慢聊

把养老院办成温暖大家庭

梁老汉抱着传统的居家养老观念,希望能够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所以,当3个儿子要把他送进养老院时,

他竟然萌发上吊的念头。除了观念上的原因外,养老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确实不佳。随着社会的发展,老人进养老院是个大趋势。不过,这需要养老院的建设和管理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首先,养老院要让老人们“住得起”。目前,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养老院,每月的费用都超过两千元,显然,一般的工薪阶层根本住不起。养老院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因此,不能完全商业化运作。其次,养老院应该办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让老人们住得好。应该挑选具有爱心的人,担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还应广泛吸纳志愿人员,定期对养老院服务,要让养老院充满着“家庭”氛围。当养老院让老人们住得起、住得好时,就再也不会发生梁老汉这样的事例了。 浪遏飞舟

■七嘴八舌

社区民警“兼职”,且慢叫好

昨天开始,江苏的社区民警有权对小区的违停车辆张贴罚单,这是江苏省公安厅昨天推出的六大惠民改革举措之一,希望以此打破警种壁垒,更好地为市民服务。目前,这些改革措施的具体实施细则还在制定中。

(12月13日《现代快报》)

社区民警“兼职”交警,这一举措最终是否能得以惠民还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当然,因为具体实施细则还在制定之中,所以,我们不妨多一些耐心,也多一些思考和建设。

在现有的警种分工模式下,社区警察对于小区内的静态交通违章行为只能尽到劝阻

义务。那么,现在给予适当授权之后,这种行政处罚行为是否会成为某些基层公安派出机构新的“财路”?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

同时,小区内的居民通道不同于城市公众道路,对于小区内的静态交通违章行为的处罚能否适用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也有待商榷。另外,对于某些城市,静态交通违章行为的处罚权已经授予城管部门来进行,社区民警再来“兼职”则更显得不合适。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承认相关部门的惠民初衷:将有限的警力配置于合理范围之内,真正体现出“立警为公”,立足于社会实际解决民生诉求。只是,我们需

要在看到成效之后再由衷地叫好。 千里孤雁

20年黑户是怎么“炼”成的

昨日,栖霞区燕子矶派出所民警将崭新的户口本送到了居民老张手中,当了20年黑户的老张终于有了户口本。

(12月12日《扬子晚报》)

我们都知道,但凡公民都是有户口的。从老张的经历来看,他原本也是有户口的,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老张的户口1986年核查时被注销了,而他并不知情”,所以才成了黑户,而且一不小心还有了20年的“光荣历程”。

对于老张来说,成了黑

户肯定会有麻烦和不便。而这,显然不是他的原因吧!那么这些损失该由谁承担呢,难道仅仅因为老张曾是黑户就“活该”吗?再者,虽然现在相关部门为他重新登记了户口,但是谁敢保证不会有同样“由于历史原因”的老李、老王们还在继续为自己的黑户问题而苦恼!20年黑户的炼成,既然不是老张的错,相关部门难道不应该为此担责?20年黑户领到户口本,这事绝对不值得感到庆幸。 草木菁华

本版言论仅代表
作者个人观点

本版与江苏都市网(www.js.cn)联动,请登录论坛(bbs001.js.cn)快报说吧发表您的观点

■民声

该考虑给狗建公厕了

南京红花地小区活跃着近200条狗!为了避免狗患纠纷,两位刘奶奶义务清理起狗的粪便。

看了快报上的这篇文章,我想,现在街上有狗医院,超市里有狗粮卖;狗狗如果出身“豪门”,甚至可以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游腿好闲”,待遇之高远超一般的老百姓。既然狗快享受市民待遇了,那么,狗的大小便也应有个合理的去处才好,否则和它们的身份不配啊。

狗多,狗屎泛滥也就无可避免。狗屎就像小广告一样,仿佛都市里一道牛皮癣,成了社会的一个顽疾,它在污染路人、游人眼球的同时,也给环卫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白天还好,狗屎看得见,晚上出门就困难了。狗屎成了出行路上的“地雷”,随时可能“爆炸”,弄得人很难堪,也很窝火。街巷路口扔废物有废物箱,老百姓大小便

可以进厕所;既然给狗享受那些待遇,有关方面能不能牵个头,给日益增多的狗狗建些厕所呢?以便让其有个地方好方便。

一开始,随地大小便惯了的狗可能不适应狗厕。这没关系,不是说狗通人性吗?那就让主人做示范得了,就像《宰相刘罗锅》里的和相爷那样,把狗驯化即可。工夫不负有心人。只要训练到位,狗岂有不听使唤的?况且,到了那时,狗也要面子,可能会主动进狗厕的。至于建狗厕的费用,那当然由狗的主人来承担,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如果主人硬是不同意掏钱,那就罚他挎个粪筐去沿街拾狗粪;再不成,那就给狗锁户口!如此一来,狗粪问题就不会渐渐地行变成“民愤”。说实话,用发展的眼光看,建狗厕宜早不宜迟!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目前,国外还没有建狗厕的。现在,我们建了,岂不走在世界前面?

镇江路 王建国

■评事街

关注民生不妨从澡堂开始

[新闻背景]

随着城市的发展,到澡堂洗澡的少了,澡堂的生意也淡了。虽然南京主城不再允许澡堂烧煤,可柴油涨价和购买紧张,让一个个烧柴油的澡堂步履维艰。

(12月12日《扬子晚报》)

xiaowu2005: 水涨价、油涨价还紧缺难买,唯一不涨价的就是洗澡费用,6元上下。普通澡堂烧柴油成本高,烧煤又怕挨罚,老百姓洗

个热水澡咋就有这么多问题呢?报纸上电视里一个劲地喊,关注民生,解决民生,其实,澡堂子是民生工程,希望有关部门关注民生还是从澡堂开始吧,比如给澡堂经营者一些补贴,或者扶持一些老字号,让澡堂不再提心吊胆地烧煤!

zzgcl:老南京都有冬天泡澡堂的习俗,因为它温暖、节约、无污染。所以我认为应该扶持老字号澡堂,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不要又是抓又是罚的,让市民喜爱的这种洗澡方式保留下来。

我们的爱情只是个误会吗

■时间:12月10日

■主持人:伊人

■倾诉者:东平,男,39岁,建筑工

东平和亚静经过阻力走到了一起,生死相依,让人动容。只是,一夜之间,一切全都改变了,昔日的恩爱不再,没有离别,没有理由,亚静选择了离开。留给东平的是重重的谜团,也改变了他对爱情的看法。

遭遇阻力的爱情

1988年,我从老家安徽到黑龙江工作。有一天,我在邻居家看电视,一个姑娘到他家串门。她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笑起来很腼腆却很甜美。都是年轻人,很自然地就聊上了。我对这个叫亚静的女孩一见钟情。

从那以后,亚静经常到我的宿舍去玩,还总是翻我的日记看。我心里就有些犯嘀咕,心想她为什么总想看我的日记呢。有一天,我试探着问她:“你这么想看我的日记,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她低头,笑着告诉我,其实见我的第一眼,她也喜欢上了我。

彼此钟情,我们恋爱了。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她性格内向,脾气很倔,而我对她很宽容,虽然性格有些不同,但我们感情很好,从来没有斗气的时候。我们的交往很隐秘,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谈恋爱。有一次,邻居到我家来要我介绍对象。当时我和亚静还有两个朋友在玩牌,邻居说明了来意。亚静一听,很生气,把手中的牌摔了一地,这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既然关系已经公开了,亚静让我去她家征求她父母的同意。我去了,她妈问我:“如果亚静不能跟你,你怎么

办?”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我不会再找别人。”她妈想了一会,说:“家里其他人都还不知道这个事,你们暂时先不要见面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家里人不同意我们交往。因为我是农村户口,亚静是城市户口。他们觉得亚静嫁一个农村人太丢脸了,在左右邻居面前抬不起头。

我们私下里偷偷约会。有一次,亚静在我宿舍门口帮我洗头,被她哥看见了。她哥大怒,拿了瓶硫酸就要往她身上泼,被我拿手把瓶子挡住了。回家之后,她家的亲戚都来劝她,让她跟我断绝关系。她宁死不愿意,要喝农药,她妈终于心软点头了,同意我们继续交往。但她哥哥还是那个态度,坚决反对。

出走他乡相依为命

我们交往两年了,还是不能公开。有一次,我们去山上玩,下山时又碰到亚静的哥哥,这下,大家又开始反对了。亚静的妈妈就让我们离开那里,去外地。于是,我带着亚静去几百里外的一个农场投靠我的亲戚。下了车,还要走四十多里的山路。那天,大雪纷飞,山上的积雪一直到小腿。我们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亲戚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们俩的身



体已经冻得没知觉了。

亲戚让我们先回去征求亚静家人的意见。我知道一回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我跟亲戚说:“哪怕我们冻死在山上,也不能回去。”我和亚静扭头就出了门,走出了十几米,被亲戚追回去了。

我和亚静在农场安顿下来。我借钱买了一个房子,和亚静领了结婚证。结婚那天,早上起来我把亚静从亲戚家接回来,没有鞭炮声,没有新衣服,更没有亲人的祝福。到了家,亚静说:“我饿了。”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我去小卖

部买了一点挂面和一袋咸菜。面条下好,只够装两小碗。亚静吃了一碗,还是饿,我把我的那份也给她吃了。看着亚静吃得很香的样子,我哭了。我说:“你回去吧,跟着我太苦了。”我劝了一天,她就是不肯回去,说死也要跟我在一起。那段时间,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不管多苦,我都舍不得让亚静受委屈。宁可我饿着,也要让她吃饱。

一夜之间全都改变

后来,我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过了。我们有了

一个儿子。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亚静的妈妈来接她回去住。我就把房子卖了,辞了工作,跟她们一起回去了。回去之后,我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帮亚静的大哥也介绍进了我所在的单位,和她家的关系这才有所缓和。但是,亚静的亲戚们看到我,仍然是冷言冷语,总是拿话刺我。我受不了他们的冷脸和轻视,就想辞职回安徽老家。我征求亚静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回去,去一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说:“老家很热,气候跟这里不一样,你能受得了吗?”亚静毫不犹豫地说要跟我走,她说就是火坑她也要跟我一起跳。我把她一把搂在怀里,是啊,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分离,眼前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亚静带着孩子跟我回来了。家里没有地,父母年纪都大了,我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我们很幸福。我还自学了中医,白天黑夜刻苦自学,想以后自己开个诊所,亚静也非常支持。其间我们去苏州呆了5年,在那里,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这种温馨而平淡的日子一直持续着。去年,我们带着小孩又回了安徽。我在外面打工挣钱,她照顾家里,偶尔也找些轻便的活儿做。今年7月的一天,一早我就出门了。下午,我接到亚静的电话,她说:“我今天不回来了。”我问她在哪里,她说在很远的地方,但不知道是哪。我让她回来,她说不回了,接着就挂了电话。我怎么打也打不通。那天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我换了手机卡再打那个电话,可还是没结果。

我每天度日如年,如坐针

毡。我想不通,好好的日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怎么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亚静也变得让我认识了,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为什么要离开家。是被迫还是自愿,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没有答案,也无从知道答案。亚静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直到8月4日,她打来第二个电话,我问她在哪里,她开始不吱声,后来说在南京。第二天,我带着女儿来到了南京,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女儿病了,吐得厉害,我只好带她回了家。第三天,我自己来找。高温,加上连日的心力交瘁,我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江北。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大桥南边,劝我:“回去吧,别找了,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呢。”我只好拖着病体回了家。后来,我又来过好几趟,大桥附近的工厂都找遍了,依旧没有结果。

后来亚静又来过电话,但就是不说她在哪里。我想,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那么大的阻力,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为什么她要亲手打破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呢。现在,我已经放弃了寻找,只想把两个孩子好好抚养成人。对于亚静出走的原因,我已经不想追究了。对于爱情,我也有了重新认识。以前美好的记忆,就当是个误会吧。

(文中姓名皆为化名)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又无从诉说,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论坛:www.js.cn·论坛·标签·爱情